

文 學 新 刊

綠 的 北 國

范 泉



上 海 永 祥 印 書 館 刊 行

文學新刊

范泉主編

綠的北國

散文集

范泉

版初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 版再月四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 版三月四年七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
 印 翻 准 不

國 北 的 綠
 著 泉 范

人 行 發
 鎮 安 陳

者 行 發

館 書 印 祥 永

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

者 刷 印

廠一第館書印祥永

號八三二路南西陝海上

編 主 泉 范
 刊 新 學 文
 冊 六 集 每

第一集

迷 霧 司徒宗
 春 情 曲 歐陽翠
 綠 的 北 國 范 泉
 庸 園 集 孔另境
 子 夜 吳 天
 嫦 娥 顧仲彝

第二集

浪 花 范 泉
 昨 日 司徒宗
 銀 字 集 趙景深
 世紀的孩子 朱維基
 紅 樓 夢 吳 天
 衣冠禽獸 顧仲彝

第三集

文 憑 茅 盾
 朝 鮮 風 景 范 泉
 任 鈞 詩 選 任 鈞
 寒 夜 曲 吳 琛
 蝴蝶 天 人 方君逸
 大地之愛 顧仲彝

本 書 實 價

元

獻給

在我底生命裏

寫下了第一個字的

山佳兄

目次

I

秋雪……………(一)

三個蒙古人……………(三)

綠的北國……………(九)

風沙……………(一五)

II

掙扎……………(二四)

憤怒的火焰……………(二七)

給……………(二九)

拾荒者……………(三四)

III

原野・火……………(四二)

篝火……………(五一)

IV

星花……………(六二)

春雷……………(六三)

朝務……………(六五)

黎明……………(六六)

V

母親……………(七〇)

故土鴻雁……………(七一)

胡不歸……………(七)

VI

鬪 鬚……………(七)

VII

虎……………(八)

熊……………(三)

貓……………(七)

魚……………(九)

VIII

春……………(九)

江 水……………(九)

橋……………(一〇)

IX

輕煙……………(104)

憶……………(109)

夢和現實……………(111)

初戀……………(113)

X

蒙古草原……………(114)

秋 雪

北海的秋是溫暖的。太陽從乳白的雲隙裏掉下來，一直投落在碧色的水面上。當海波像蔚藍的絨毯微縐起來時，一片銀亮的折光刺射到遊客們的眼裏。誰說這是凜寒的北國呢？

我於是帶着溫暖的心，在一個深秋的下午，來到塞北的張家口。蜿蜒的火車像一條原始時代的爬蟲，它使勁地奔突，它跨越了八達嶺，穿過了居庸關，最後在張家口的風沙裏歇息下來了。這是深秋，是一個深秋的下午，然而在張家口，沙漠的風挾着漫天的泥沙，一陣又一陣地撞撲着，襲擊着。而終於，在傍晚的時候，一粒粒晶瑩的雪珠無情地掉落下來了。

雪珠的雨遮蓋了塞北的天際，掩埋了賜兒山的雄姿，更寒冷了南國旅人的溫暖的

心。於是我意外地驚奇，無可奈何地走到那懸掛着毛皮氈毯的皮店裏，身上的衣服顯然是太單薄了。一個南方人的心，怎會理解漫漫乾坤的塞北的風情呢？……

現在，又是深秋，然而張家口的秋雪是不是已經掉下來了呢？我恨不能攀抓住明月的牙角，乘着風雨的流，跳過黃河，吹開長城的關隘，大踏步地走到這八年前的舊友面前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問一聲：「別來無恙否？」

三個蒙古人

一想到北國，我便會追念到那三個永遠活在我記憶裏的蒙古人。第一個蒙古人是在北平的一家電影院裏遇到的。他有偉梧的體魄，長方形的臉，一口流利的北平話。從他的衣着和相貌上，一望而知便是一個典型的蒙古人。那一天，因為我買票的時候丟了一張鈔票，他為我拾起，而且恭恭敬敬地遞給了我。我非常地感激，便和他有談有說地閒話起來。進了戲院，我們坐在一起，他買來了一包花生，一把一把地給我喫，一面他回答了我的問話。他說他的家在清末的時候早已搬到了北平，後來也曾回去過兩次，但是每次來回，得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，而且還用了各式各種的交通工具。他說他到北平來是爲了做官，北伐以後，他也參加了革命軍的聯絡工作，但是到蒙古去的交通設備是太壞了，因此蒙古人的感情和漢人的感情很不容易融洽。他談話的時候很有頓挫，每一個音節

都是非常地清晰。一直到看完了電影，他始終非常健談地喃喃着。最後，我們是分別了，在這一刻，他也伸出了他的粗壯的手，和我握手。

「回見！」

「回見！」

我們都這麼說。

然而我們都忘記了詢問對方的住址。

從此以後，我便不能和他再有一次見面的機會了。

第二個蒙古人，是在我從北平到張家口去的火車裏遇見的。車到長城的關隘，剛巧是一個站頭，於是南方人的我便好奇地跳下了火車，想去看看那些歷史的古蹟。在火車站上踟躕了一會以後，一串響亮的清脆的聲音突然從車廂的窗洞裏跳出來——

「火車快開嘞，快回來吧！」

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坐在我旁邊的那個蒙古人正驚慌地呼喊着我。我依從了他的

話，回到車廂來，當我的腳才踏上鐵板的時候，火車的確在移動了。

我非常感激地向他道謝。

然而我們談了不多的話。他似乎很歡喜沉默。從他所帶的衣包物件和裝束上，我知道他是屬於販賣商一類的人。坐在他旁邊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子，北國的風沙把她們的臉面磨鍊成一種古銅的顏色，而且佈滿了皺紋，她們的頭髮和衣服上盡是些泥灰，然而她們很自在的坐着，不時和那男子攀搭了幾句。因此我知道這是那蒙古人的家屬。

近中午的時候，車裏的人們都拿出了自己的乾糧，或者沿站買了些雞蛋餅糕之類。我拿出了從北平帶來的麵包，用手摘着，一塊塊地塞到嘴裏去咀嚼。然而這時候，我發見了那蒙古人却拿出了一隻隻又青又硬的柿子，遞給他的妻和他的女兒喫。「這些柿子可以當點心麼？」我的心裏有些不忍的感觸，於是我從提包裹取出了一大塊麵包，送到他們的面前：

「你們喫些麵包吧。」我說。

「不，甯客氣！」他很迅速地把麵包還給了我。

接着，他們大口大口地咬着柿子，而且連續地喫第二隻，第三隻，看他們的樣子，好像這樣的點心並不是難於下嚥。

車近張家口的時候，已經是傍晚了。他們又拿出了青硬的柿子使勁地啃着。這時候，我有些不敢再把麵包遞給他們，因為他們是具有崇高的自尊心的。

這樣一直到下車。我還看見在他的包袱裏滿是青硬的柿子。我有些難於出口似地問：

「這些柿子——是……」

「不瞞您先生，」他把柿子的包袱背在背上，「這是我們的食糧！挺廉價的。」

然後，人底潮從車站湧出來，把我們軋散了。

從此以後，我也不能再見這位把柿子當飯喫的蒙古人了。

第三個蒙古人是在張家口遇到的。那天天上飄着雪珠，人們突然從暖和的氣候裏跌入凜寒的冰窖，便都顫抖着，咀咒着這天時的劇變。那天傍晚，我從居住的地方，冒着雪珠和雪片，走到一條大街上去，想在那裏購買一些禦寒的衣服。正在這時候，一個穿了厚底靴鞋的蒙古人，啼哭着迎面走來。他的身上的衣服非常單薄，而且破舊。他渾身顫抖着，嘴巴哆嗦着。他顯然不能支持於凜寒的襲擊了。然而在他的手裏，却提着一大包皮毛，白色的纖毛從布袂的隙縫裏鑽出來，令人看了有溫暖的感覺。「爲什麼不把皮毛披在自己的身上呢？」我有些驚異，隨後我默默地跟着他走。

他一面走着一面支吾着，我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。

最後，他在一家皮毛店的跟前站住了。

「我的……我的……」他哆嗦着說不成聲。

「你要賣皮毛嗎？」皮毛店裏的夥計這樣問。

他點了點頭，把他的皮毛非常憐惜地提給夥計，接着又吞吞吐吐地說：

「我的……我的駱駝死了！」

說着，在戰慄得痙攣着的他的臉面上，掛下了兩行慘然的熱淚。這時候，悲哀闖進了我的心胸，我不忍觀看，便返身走了開去。而從此以後，便再也不能看見這位哀泣的蒙古人了。

綠的北國

那姑娘長着圓圓的臉，說話時帶有甜蜜的笑渦，要是她臉色潔淨，穿上旗袍，那準會相信她是一個都市的姑娘吧？

北國的風沙在她的手上和臉上描繪了動人的圖畫，她的皮肉粗勁而黧黑，然而那紫紅色的健美的嘴唇，像將近六月邊的石榴花瓣，那麼鮮豔地，在微風裏好像顫抖似的飄蕩着。而也許是由於綠色的憧憬吧，就從這樣的兩片鮮豔的花瓣裏，她常常傾吐出一——像溪水的洪流一般地，唱出了蒙古草原的美麗的歌。

每天，只要在放晴了以後，那姑娘便從一個褐色的蒙古包裏鑽出來，騎上那匹高岸的駱駝，迎着晨風，冒着沙漠的塵埃，來到一個綠色的草原地帶去接替他的父親。她的父親看守着一羣山羊，眷養了兩條獵犬，用一枝蒙古的簫吹着，使喚着那些像蝌蚪一樣零